

马基雅弗利的生平、著作

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

——青年马基雅弗利生活的时代

提起马基雅弗利和《君主论》，就不能不先介绍孕育这位伟人和这部伟大著作的城市与国家——佛罗伦萨和意大利，也不能不回顾马基雅弗利所生活的特定时代背景：曾经创造过古代罗马帝国辉煌的意大利当时在政治上正处在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然而在文化艺术上，它却在为现代人类文明开创着无与伦比的伟大奇迹——文艺复兴。



意大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气候条件：这个国度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它三面环水，一面连着大陆。环水的半岛像一只巨大的靴子，一脚伸进了地中海的中心，而陆上的波河大平原又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欧洲大陆中央，阿尔卑斯山脉沟通意大利的南北，但又像一个天然屏障，把气候温暖的意大利与山脉北面寒冷地带的蛮族隔开。理想的地理

位置和宜人的气候造就了意大利成为古代强国的先天条件，早在公元前 8 世纪，罗马城就在台伯河畔建成了。尚武自强的罗马人不断开疆拓土，向外扩张，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严明的纪律，使罗马一次又一次地取得军事胜利。经过七个世纪的军事扩张，到公元前 1 世纪晚期，罗马已经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而意大利则始终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直至今日，意大利人仍然将自己视为罗马人的正宗后裔，并为罗马帝国的强大而骄傲。

然而，从公元 4 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受到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分裂为一个个受到北方蛮族统治的国家。然而，即便如此，意大利仍然保持世界精神中心的地位，原因在于基督教。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命运就已经经历了从被当作异教而受到禁止和迫害，而后又上升为国教地位的戏剧性变化。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和教会成为帝国的遗产并担当起教化蛮族的任务。尽管蛮族在军事上打败了罗马帝国，却在精神上成为基督教的俘虏。公元 800 年，法兰克国王查理赴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作祷告，并由教皇利奥三世为其加冕，这意味着日耳曼人也皈依了基督教。这样，罗马作为基督教的圣城又一次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首都。然而，在政治上，意大利却并不是统治的重心，它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却只是辉煌过去的些许阴影。事实上，罗马帝国的覆灭导致它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蛮族日耳曼人在入侵罗马帝国时，到处烧杀抢劫、破坏古迹、毁灭城市，给西方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上基督教残酷地压抑人性、阻碍科学，并勾结世俗政权压迫人民，西方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但是，冲破这长久黑夜的第一道曙光，就是从意大利升起的。

从 13 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意大利固有的水陆发达优势使这个地中海半岛首先出现了商业和交通的繁荣。在许多交通线上，又重新崛起了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异常发达的城市，而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又出现了许多城市国家，马基雅弗利的故乡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等地纷纷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当时这些大小不一、星罗棋布的城市共和国据说多达 107 个。由于意大利在政治上长期分裂，城市国家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显示出了勃勃生机，甚至可以蔑视教皇的命令。在这些城市国家中，由罗马教会保留下来的许多古罗马的政治法律传统开始复兴，这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更为可贵的是，古代共和制开始在这些城市中复苏。个人权利、思想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逐渐勃兴，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型开始在这里产生。与此同时，文学艺术也蓬勃发展起来，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到来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画家、雕塑家、科学家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意大利纷纷涌现出来，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达·芬奇的《最后的晚

餐》、《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哀悼基督》、《末日审判》、《大卫》等均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涌动着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思想曙光。这些作品否定神性、褒扬人性、歌颂爱情、批判教会的虚伪和腐败、热情歌颂人的自由和解放。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家、诗人和学者汇集在意大利，他们组成学术团体，进行文艺创作和社会辩论，使思想解放之风遍及意大利。同时，还出现了像达·芬奇和伽利略这样的杰出科学家，使意大利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一时间，意大利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聚集在城市中新建的各个大学中感受着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气息。

在这场震撼人类文明进程的进步浪潮中，有一个城市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马基雅弗利的故乡——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中部大区托斯卡纳的首府，距地中海约有 81 公里，又位于阿尔诺河畔。这条大河流经市中心，向西延伸直通大海。它既给佛罗伦萨带来了充足的水源，又将它和比萨及地中海连接起来，成为重要的商旅通道。佛罗伦萨是南北贯穿意大利的主要陆上通道的南端终点，又是从北方进入意大利的必经之路，从佛罗伦萨再往东南走 370 公里，便到了基督教的世界都城——罗马。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佛罗伦萨成为商业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城市，促进了其商业、银行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佛罗伦萨就得到了发展，并获得了“鲜花之城”的美

誉。罗马帝国崩溃后，佛罗伦萨凭借其较高的地理位置进行防御，成为为数不多的没有遭到蛮族洗劫的幸运城市之一。长期的和平条件吸引了大批外地移民，也使佛罗伦萨不断向周围扩充领土，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城市共和国。虽然它名义上属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它在 12 世纪就已是欧洲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控制着纺织业和海运。同时，在政治上，佛罗伦萨仿效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市民们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所有官员都由选举产生，许多高级官吏也由平民担任。为了防止个人或集团进行独裁统治，佛罗伦萨严格规定了政府官员的任期。执政官只能任期两个月，政府首脑——正义旗手的任期仅为四个月，而且不能连任。佛罗伦萨还禁止同族人中有两人同时在政府任职，以避免裙带关系。在司法制度上，佛罗伦萨甚至从别的城市聘请法院法官，并要求他们孤身居住，不得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以防佛罗伦萨人自己充任法官，因与当事人的亲密关系而影响司法公正。佛罗伦萨的共和制维持了公民的自由，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使政治环境格外宽松。佛罗伦萨人为自己的共和传统感到自豪，称这座城市是“共和之女”和“意大利自由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率先集中吸收并体现了文艺复兴自由进步的近代精神。这里，人文主义者大力宣扬人性自由和政治共和，奠定了整个文艺复兴精神的价值伦理根基。在这座城市里，对古代希腊文

明的发掘和学习蔚然成风，它开拓了佛罗伦萨人的眼界，又使他们接受了古希腊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与精髓。佛罗伦萨还有极其浓厚的艺术氛围。政府经常举办大型的欢庆活动，活动中常有狂欢游行，人们围着各种彩车载歌载舞，中间还有达·芬奇设计的凯旋车。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佛罗伦萨人对美的热爱和追求。同时，借助其交通要道、商业中心和文化底蕴，佛罗伦萨吸引了来自本国外国的各种优秀人才，成为多种文化融会交流之地。这种浓厚的共和观念、古典精神和包容万象的文化气势，极大地影响了日后在这座城市出生生长的当地佛罗伦萨人，也造就了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马基雅弗利均是土生土长的佛罗伦萨人，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罗伦萨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马基亚维里就诞生在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巅峰时期。当时的执政者是人主文义者罗梭佐·德·美第奇，他既是一流的政治家，也是一流的诗人。他与周围的强国那不勒斯、米兰、威尼斯和教皇国修好，创造了佛罗伦萨稳定的国际环境。他又鼓励文化艺术的发展，创办了欧洲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建立了研究古希腊和罗马哲学的柏拉图学园，并接纳来自各国的优秀人才，很快使佛罗伦萨成为文学艺术的中心。影响世界的历史文化巨人——马基雅弗利就是在这种优越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于 1469 年 5 月 3 日出生于佛罗伦萨。他的祖辈都是佛罗伦萨的贵族，曾经出过 13

名政府首脑和 53 名执政官，但马基雅弗利的家庭却是这个大家族中清贫的一支。马基雅弗利的父亲贝纳多是法学博士、律师，也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政府公职，拥有的家产只有在佛罗伦萨市郊桑·卡希阿诺村的一个小庄园。然而贝纳多学识渊博，与一些著名学者关系密切，也热衷于研究人文科学。他研究了几部奠定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思想基础的代表性古代经典名著，如西塞罗的著作《腓利匹克》、《论道德的义务》等。在 1476 年，他设法获得了李维的名著《罗马史》，而这本书在 40 年后，成为他儿子马基雅弗利最长的政治哲学名著《李维史论》的基础。

马基雅弗利是贝纳多的二儿子，自小聪明过人，据说能过目成诵。父亲非常疼爱他，不惜巨额花费而悉心培养马基雅弗利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基础。在马基雅弗利很小的时候，贝纳多就经常带他参加他和朋友的聚会，以使马基雅弗利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从 7 岁开始，马基雅弗利接受了正规教育，学习拉丁文。到 12 岁时，他开始从师于著名的教师保罗·达·罗西格列奥。罗西格列奥培养出了马基雅弗利那一代人中最卓越的几个人文主义者，他以严格的人文主义方法训练马基雅弗利模仿古典文体用拉丁文撰写文章。由于教育费用高昂，马基雅弗利的教育时断时续，但贝纳多还是设法将马基雅弗利送入了佛罗伦萨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又受到了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的古典文学训练。马基雅弗利受到的教育使他熟悉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史学，尤其是熟

悉古罗马政治体制和社会哲学，这为他投身于政治外交活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马基雅弗利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从小勤奋好学，酷爱知识，对哲学、历史和法学都非常感兴趣。在能用拉丁文阅读后，他如饥似渴地博览家中丰富的藏书，很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然而，在马基雅弗利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佛罗伦萨和整个意大利的多事之秋。当时，佛罗伦萨的民主共和制固然保护了公民自由，但由于政府执政官和首脑任期过短，行政权力并不稳定，这刺激了佛罗伦萨内部的派别斗争，导致共和制的基础被削弱。在马基雅弗利出生时，佛罗伦萨的行政大权实际上已落入美第奇家族的手中。1434年，美第奇家族的创始人科西莫·德·美第奇开始执掌佛罗伦萨政权，他死后由其儿子皮埃罗掌权，皮埃罗死后又由其子罗棱佐担任政府首脑。美第奇家族改变了佛罗伦萨选举制，政府首脑不再由市民投票选举产生，而由一个几十人规模的议事会选举产生，而这个议事会则控制在美第奇家族的手中。佛罗伦萨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共和制度名义下的家族统治。

但共和制的大部分制度都保留下来了，公民仍旧享受着共和制下的种种自由。马基雅弗利出生时，正值罗棱佐当政时期。应当说，罗棱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活动家。他上任伊始，便面临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威胁，他怂恿强大的那不勒斯王国进攻佛罗伦萨，罗棱佐只身前往那不勒斯，与国王

会晤，终于说服那不勒斯国王放弃进攻佛罗伦萨的计划，并与其结成同盟，使佛罗伦萨逃避了战争的厄运，继续保持和平和繁荣。但此时，党派之争仍在不断继续，威胁着佛罗伦萨的稳定，而 50 多年的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已经大大削弱了共和制度的基础。更加危险的是，意大利始终处在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当西班牙、法国、英国早已成为强大的统一君主制国家时，意大利人仍然热衷于建设各自的城市国家。在一般意大利人的心中，“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各自所属的城市国家才是他们效忠的对象。而这些城市国家看重的又是文学艺术的发展，从不注意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遇有战争需要或外敌入侵时便花钱请雇佣军为其作战。各城市国家平时为了争夺领土或权力而互相征伐，同时教皇为了扩大其世俗权力，也不断在城市国家中挑起争端，失败者则往往邀请强大的外国进行干涉，这种行为很容易引狼入室，为外敌入侵提供借口。军事上不堪一击的意大利，在西班牙、法国等强邻面前，随时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与强大、统一、战无不胜的古意大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深深刺痛了少年马基雅弗利的心灵。

1492 年 4 月，44 岁的罗梭佐去世，他的死标志着佛罗伦萨黄金时代的结束。罗梭佐的儿子小皮埃罗执掌了佛罗伦萨的政权。小皮埃罗与父亲大相径庭，是个无能的庸才，却又是一个贪图挥霍享受的花花公子。他独揽大权、强化家族统治，削弱人民权利，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不满。

更为糟糕的是，小皮埃罗抛弃了父亲罗梭佐维持意大利各城市国家均势的外交思想，轻率地与那不勒斯签订了瓜分米兰的条约，妄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个条约破坏了意大利本已十分脆弱的和平局面，随着那不勒斯进攻米兰，米兰向法国求援，法国盼到了一个期望已久的入侵意大利的绝好借口。于是，法王查理八世率军进入意大利。本来，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查理八世的这次行动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法军到达那不勒斯，必须穿越整个意大利，战线过长，容易受到当地军队的阻截，而且还有被切断退路的可能。但法王查理八世当时才刚刚成年，毫无经验，满脑子都是效仿十字军东征——通过占领意大利完成征服君士坦丁堡和圣城耶路撒冷的梦想，他贸然同意出兵。然而意大利此时各城市国家都希望利用法军打击自己的对手，根本没有进行抵抗的想法。因此查理八世的冒险行动变成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胜利进军，法军未遭任何抵抗就长驱直入，一路上到处寻欢作乐，士兵们在住着美丽女子的房屋外面用粉笔作上标记，再骑着大马到这些房子过夜，史称“法国人用粉笔和马刺征服了意大利”。这段屈辱的历史深深刺痛了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中，就有对当时意大利腐败的严厉斥责。

法军很快逼进引起祸害的佛罗伦萨，小皮埃罗政府受到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威胁。此时佛罗伦萨的精神领袖之一——圣马可修道院长季罗拉莫·萨伏那纳正在大声疾呼，号召市民起来反对小皮埃罗。萨伏

那纳拉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他主张禁欲主义，力图恢复早期基督教的传统。他具有雄辩的才能，能够充分调动听众的情绪。在他的鼓动下，佛罗伦萨的市民无不对小皮埃罗的荒淫统治义愤填膺。小皮埃罗的表堂兄弟们为了争夺政权，也想利用查理八世来赶走皮埃罗，他们也与法国人勾结起来，甚至连普通佛罗伦萨人也希望法军的到来能改变现状。而小皮埃罗则被查理八世的大军吓破了胆，不战而降，向查理八世表示愿意将佛罗伦萨统治下的比萨和莱戈思等城市奉送给他，并献上大量金钱。这一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激怒了佛罗伦萨人民，全城居民举行了起义，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时年 25 岁的马基雅弗利也参与了起义。市政委员会随后宣布流放美第奇家族，萨伏那纳拉被选为新的政府首脑。他上台后，改革了选举制度，学习威尼斯建立了拥有 3000 名议员的大议院，避免议会被某一家族所控制，并赋予人民更多的政治权力。萨伏那纳拉的新政权深得人心，暂时稳定了佛罗伦萨的局面。

由于查理八世的蛮横无理和佛罗伦萨在军事上的孱弱，佛罗伦萨被迫割地求和，并签订了一个屈辱的条约，承认查理八世是佛罗伦萨自由的保护人，还同意为法军进军那不勒斯提供财政捐助。这样一来，佛罗伦萨实际上已沦为法国的藩属。法军离开佛罗伦萨后，又顺利地南下进入罗马，教皇被迫躲藏了起来，饱受教皇压迫的罗马人民甚至自发地为查理八世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接着，法军又攻克了那不勒斯，

其他城市也纷纷投降。就这样，在不到 5 个月的时间里，整个意大利几乎未作什么抵抗就被征服了。但是，由于法军到处为非作歹、奸淫妇女、抢劫掠夺，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而当初希望借助法军之手打击政敌的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君主，也担心自己被查理八世所消灭。与此同时，与那不勒斯保持同盟关系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许多领土名义上的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也不愿法国独吞意大利。于是，各派力量缔结了反法同盟，只有佛罗伦萨拒绝加入。30000 多同盟军在查理八世回国途中的福尔诺沃村伏击了法军，法军只有 9000 余人，但却靠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顺利突出重围，以雇佣军为主同盟军的伤亡反倒超过法军二倍之多。雇佣军的无能给马基雅弗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君主论》中，雇佣军成为他猛烈批判的对象。

在佛罗伦萨，萨伏那纳拉虽然重建了民主共和制，但他本质上是一个狂热激进的教士，他否定人的世俗欲望，要求人们禁欲，他还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甚至反对知识和艺术。他实行所谓“美德的专政”力图建立一个纯粹宗教式的道德理想国。他让仆人和儿童充当特务，监视他们的主人和家长，使佛罗伦萨成为告密者的天堂。无论是赌博、饮酒还是收藏异教的艺术品，都会遭到告发。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佛罗伦萨充斥着恐怖的气氛。萨伏那纳拉还成立了一支由儿童组成的所谓“圣军”，随意进入民宅进行搜查，抢夺所谓的奢侈品和禁忌品。

对于“战利品”，萨伏那纳拉在市政厅举行大规模的“焚烧虚荣品”仪式，将大量精美的绘画、雕像和典籍付之一炬。萨伏那纳拉的极端行为引起了市民的普遍反感。同时，他对教会腐败的抨击也得罪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先禁止他讲道，后来又开除了他的教籍。萨伏那纳拉的反对派借机将他赶下了台。新的市政委员会逮捕了萨伏那纳拉，又交由法院以异端罪判他绞刑，萨伏那纳拉被绞死后又被焚尸。在萨伏那纳拉被处死时，许多市民欢呼雀跃，情形和他在执政时人们拥护他的样子别无二致。马基雅弗利由此被人性的丑恶所深深震撼，在《君主论》中，他的一个重要的立论基础就是人性本恶。而且，萨伏那纳拉的挫败也是他只相信道德感化，而忽视武力的结果，这也激发了马基雅弗利对军事实力的崇尚。

也就在萨伏那纳拉被处极刑的那一年，29岁的马基雅弗利被任命为第二国务秘书厅的秘书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外交生涯。四分五裂、夹在欧洲列强中的意大利为他提供了展示才华和观察各国政治家的广阔舞台，而处在文艺复兴中心地带的佛罗伦萨则激发了他无限的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的灵感。

政治和政治家冷静的观察者

——马基雅弗利的外交生涯

1498 年，萨伏那纳拉被推翻时，他的支持者也陆续被统治城市的议会解除职务，其中包括负责处理佛罗伦萨境内与行政通讯事务的第二国务秘书厅的秘书长。当时，国务秘书厅补充重要公职人员的传统就是要求新官员除了要证明其外交技巧外，还必须受精深的人文主义训练，即精通拉丁文、能够模仿古典作家的文章风格。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大学的老师——阿德里亚尼曾任第一国务秘书厅的秘书长，他在任期间更加发扬了这一传统。这使得年仅 29 岁、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但却有浓厚人文主义功底的马基雅弗利被提名为第二国务秘书厅秘书长的候补人选，并很快被大元老院正式批准就任这一职务。作为第二国务秘书厅的秘书长，马基雅弗利也被列为第一国务秘书厅的六个秘书之一。不久，他又以这个资格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的领导下负责办理外交与军政事务。除了负责处理大量的外事文件的日常工作外，他的第一项工作是作为共和国的代表临时特派出访外国和意大利各城邦，随时向“十人委员会”报告，在战争时期，则负责军事组织等工作。十多年的政治和外交生涯，

为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君主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496年，佛罗伦萨统治下的比萨要求独立并发生了叛乱，佛罗伦萨一直试图对其进行镇压，但一直未能成功。1500年，法国同意帮助佛罗伦萨，并派出军队包围了比萨。但此时佛罗伦萨雇佣的加斯康雇佣兵却在与比萨人的交战中惨败。佛罗伦萨请来的瑞士援军也因军饷短缺而叛变，镇压比萨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伦萨派马基雅弗利出使法国，目的是向法国表明：这次合作行动的失败，不是由于佛罗伦萨方面的任何差错。但马基雅弗利谒见法王路易十二时，法王对佛罗伦萨为其失败所提出的托辞并不感兴趣。法国关心的是：从佛罗伦萨这样一个明显管理不善的政府那里，法国能够期望得到什么利益。由于佛罗伦萨的财力与国力的弱小，马基雅弗利受到蔑视。不久，法国要求佛罗伦萨再派一名使节赴法重新谈判与法国结盟的事。留在法国的马基雅弗利一直向法国保证新的使节随时都会到来，但整整过了3个月，还没有任何佛罗伦萨新使节到来的迹象。在法国看来，像佛罗伦萨这样一个军事和财政状况都很糟糕的城邦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这样摆弄架子，因此马基雅弗利一直受到法国人的嘲笑。他不得不告诉佛罗伦萨政府：法国“只看重那些军事上强盛的和付得起钱的人”，虽然马基雅弗利竭力挽回佛罗伦萨的面子，大谈“意大利的城邦的伟大可以将安全带给它的领土和子民”，但这些空谈只能招来更多的嘲笑。这一事件

给马基雅弗利带来了刻骨铭心的耻辱记忆。在他以后的政治著作中，充满了关于拖延是愚蠢的、犹豫不决会带来危险，以及在战争和政治中都同样需要敏捷行动的警告。这次出访强烈地刺激了马基雅弗利，使他对佛罗伦萨软弱的政治统治感到极度失望，也激起了他谋求富国强兵、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

1500年12月，马基雅弗利赴法的使命结束。此时佛罗伦萨政府权力已发生了更迭。共和主义者皮埃罗·索德里尼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和首席执政官。马基雅弗利的才华很快引起索德里尼的注意，并受到了重用。在此期间，在佛罗伦萨附近兴起了一股新的军事力量——切萨雷·博尔贾。博尔贾的父亲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他与法王路易十二勾结起来，进行政治交易。他允许路易十二同结发妻子离婚，另娶原布列塔尼的安娜公主为妻，使路易十二取得了对布列塔尼的统治权，以此换取路易十二封博尔贾为瓦棱诺蒂公爵，并帮助他在罗马尼阿地区扩张权力。由于受到教皇和法王的支持，博尔贾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军事行动，先后攻占了伊莫拉、富尔利、里米尼、法恩扎、乌尔比诺等地，进而觊觎佛罗伦萨属地阿雷佐。受到这些成功的鼓舞，博尔贾提出与佛罗伦萨正式结成同盟，并要求佛罗伦萨派出使臣来商议条件。马基雅弗利又受命去执行这项棘手的任务。他于1502年10月5日接受命令，两天之后，他开始在爱莫勒面见博尔贾。

这个使命标志着马基雅弗利外交生涯的最成熟阶段的开始。他开始充当对国家事务管理者的观察者和

评价者，而且正是由于他得以有机会了解这些政治领导人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他获得了研究政治的第一手资料。马基雅弗利出使博尔贾宫廷的使命为期近4个多月。在这期间，他经常与博尔贾私下密谈，而博尔贾则尽力向他解释他的政策及这些政策的基础，这给马基雅弗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基雅弗利对博尔贾的领导风格大加赞许，他认为博尔贾的勇气是超人的，同时又有远大的抱负，自信能够获得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此外，博尔贾的行动不比他的言语逊色，因为他亲自控制每一件事，对重大事件极端保密，可以闪电般地下决心和执行他的计划，而且可以利用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在短时间内就为未来的权力奠定强有力的基础。总之，马基雅弗利指出，博尔贾必须被看作是意大利的一个新兴力量。此后，马基雅弗利不断目睹博尔贾施展谋略，攻城掠地、暗杀政敌，以及建立国民军取代雇佣军等。1502年12月，罗马尼阿的人民突然发生暴动，以抗议博尔贾手下的将领雷米罗·德·奥尔科在几年前平定该省时采用的高压手段。实际上雷米罗只不过执行了博尔贾的命令，并使整个地区从一片混乱变为井然有序。但雷米罗的残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因此该省的稳定反而成了一个问題。博尔贾立即将雷米罗召回爱莫勒，并迅速将他处决，其尸体被挂在中央公共广场，以使居民们都能看到。马基雅弗利认为：博尔贾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敏捷，对此大加赞叹。更令马基雅弗利佩服的是，博尔贾决定不再利用雇佣